

自客章安，得识江弢叔（湜）于永嘉。上下论议，互有弃取。简札既多，笔墨遂费。因随所得录之，且及书牋。题曰《杂说》，志无所不有也。辛酉五月八日会稽赵之谦。

学祖晋人，书祖二王，二王之书传世皆唐人摹勒，阁帖所搜失当，实不及绛州本，（此不能为外人道也）今人即据（？）唐人摹勒者称二王，不知二王书果如此乎。据后世传写口过之本而力信古初，反不如取口拜状元策学之，尚是真面目也。（即按此条涂乙，故整理本付阙）

去古远，石刻传者无几，晋齐梁尤少，宋则仅爨龙颜碑，北齐、北魏石刻尚有，余所见过无过张猛龙碑，次则杨大眼、魏灵藏两造像。石门铭最纵宕，则欧褚祖关也。余所藏隋修梵志，则又调剂汉晋，度越唐宋，落笔处一一如崩崖坠石，非真学拨灯法者不能也。

六朝古刻，在耐看（哪吒按：赵而昌释文有“妙”字，然原迹此处乙之，从原文）。猝遇之，鄙夫骇，智士哂耳。瞪目半日，乃见其一波磔、一起落，皆天造地设，移易不得，必执笔规模，始知无下手处。不曾此中阅尽甘苦，更不解是。

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、洛神赋，笔笔皆同汉隶，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。重二王书始唐太宗，今太宗御书碑具在，以印世上二王书，无少异，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。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，群臣戴太宗，模勒之事成于迎合，遂令数百年书家奉若祖者，先失却本来面目，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，甚足惜也。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，姑妄言之。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，二王书唐人模勒，亦不足贵，与余意异而同。

余所见《兰亭》凡数十种，独吾乡王式庵都转家所藏七种最奇。其中唐拓一本，纸墨绝古而余无甚爱。最爱其红梨板本，盖即《山谷集》中所称赏者，此真绝无仅有。字体较定武小十之三，而肥数倍。一展玩如神龙寸缩，老鹤山立，“恰到好处”四字，不足言也。今其文孙□□携往复州，不可得见，每一忆及，尚觉腕下鬼跃跃欲动。

瘞鹤铭自是仙迹，指为右军固非典要，顾著作亦不能有此，华阳真逸乃陶贞白，当是撰文者，此铭原题上皇山樵书，则别是一人。总之，大书至此乃入超妙地位，六朝古刻无疑，唐人无是也。

即按：此条点掉，故校点本阙。

虞永兴《汝南公主墓表》，石刻凡数见，或疑为贗。真迹初藏毕秋帆尚书之兄（名泷）家，道光初，入一齏贾，齏贾负吾乡孙氏钱，以此抵千金，近其孙名沂字古徐守之。先是，余见经训堂刻石已叹绝，后向古徐索观，复取石刻比视，则刻者不惟失真，直变尽神气矣。墨迹运笔如游丝飞絮，不可捉摸，毕刻勾摹甚工，而细审字字踏实，笔尖有非刀锋所能到者（哪吒按：赵而昌释文“有非笔尖刀锋所能到者”，非是，今从原迹改），便令永兴尚在，再书一本亦必无此，下真迹一等，石刻谈何容易（哪吒按：赵而昌断句“下真迹一等石刻，谈何容易”，误，今改）

余极喜唐人细书，前见（哪吒按：赵而昌释文作“者”，误，今从原迹改）天宝《张处万造像》，叹其精绝。去岁复见□□《赵娑阿弥陀碑》，字体更入细而遒逸绝伦，手临数通，竟不形似而止。此日目力可及犹学不到，将来安望？记此告同志者。碑藏阮文达公家，字大如粒。

乚书多佳，以其直下也，余所见乚书有绝奇者，走势甚幻，结体必安，有作隶字者，有正书者，无不工，虽无神仙，可作师友。

近日能书者，卒道吴熙载廷颺，邓完伯后一人也。体源北魏，藏其稜厉，而出以浑脱，然知者希矣。篆法直接完伯，刚健逊之。（哪吒按：此条点掉，故释文阙如，今从原迹补）

余论书服膺包慎伯，慎伯指刘文清为得力香光，文清笑谓数十年功夫一语道破。真打瞎顶门眼，夺却脑后符，非漫说也。（哪吒按，此下点掉，释文阙如，今据原迹补）余二十岁前学家庙碑五百字无所得，遍求古帖皆临一通亦不得。见山谷大字真迹止十余，如有所悟，偶作大字，笔势顿异，觉从前俗骨渐磨渐去，然余未肯学山谷一字。江弢叔见余书即指为学山谷，亦数十年中一大知己也。

书家有最高境，古今二人耳。三岁稚子（能见天质），绩学大儒，必具神秀。故书以不学兼（哪吒按：释文作“书”，误，或是“兼”）不能书者为最工。夏商鼎彝、秦汉碑碣、齐魏造像、瓦当砖记，未必皆高密、比干、李斯、蔡邕手笔，而古穆浑朴，不可磨灭，非能以临摹规仿为之，斯真第一乘妙义。后世学愈精者去古愈远，一竖曰吾颜也、柳也；一横曰吾苏也、米也，且未必似之，便似，亦因人成事而已。有志未逮，敢告后贤。

求仙有内外功，学书亦有之。内功读书，外功画圈。

见担夫争道，观公孙大娘舞剑，皆古人得笔法处也。今日自不能向若辈求书法，然因（哪吒按，释文夺“因”字，今据原迹补）少（哪吒按，释文“少”下有“时”字，然原迹“时”字涂乙，从原迹削）少就傅，受教村学究，仿上大人。盛壮志科第，便致力太史笔、状元策，乌熟匀圆。偶或第矣（哪吒按

，疑此四字并涂乙之），一日得志，黠者即肆意涂抹以为□（哪吒按，释文夺一字，或是“摆（？）”，赵而昌并下文连读，其义转不可晓），下此遂致不能作一行书。譬女子缠足既久，稍释之，蹒跚倾跌，不可解矣。此语告公孙大娘，犹当惊骇，今言之弢叔，言之（哪吒按，“之”字疑衍，盖是搗叔涉上文偶误）是昔年争道两担夫也。

瑞邑孙渠田侍讲（鸣镗），前广西提学，洪逆初起时已解任。独秀峰题壁诗尚道之，意其有用才也，然极无取。闻其无子，有四妾，终日调停不能安。喜为地方干预之事，先是奉旨派办团练，近处州又警，遂群奉以为主。侍讲乃以白布方寸，钤关防于上，人给一方，出领钱百四十，歃血饮酒，名白布会。平阳、瑞安本有金钱、八卦会匪，其式皆类是，侍讲因效以办团练。每（某）日忽送数人来县，言其抗团或谋逆等重情。比县中饬拿，忽又持名片乞释之。问其何意，则曰适已有人为彼关说云。外间物议沸腾，县令畏之如虎，而道府惯喜其言，亦不可解也。前数日忽有送书来，署者署救苦救难大慈大悲道人呈诸位太爷同政，启视乃督办白布会集四书文一首。瑞安文字少通者，此尚可观，因录以博一笑：

布在方策，徒舖啜也，甚矣，斯人也，非助我者也，又从而招之，不曰白乎？噫，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！臣不臣，寇至则先去，七年之内，无所取材，亡而为有，以要人爵，耻也，今为妻妾之奉，为之有若无，吾不欲观之矣。有大人者，好行小惠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出纳之吝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，不义而富且贵，多怨。亦如言其子也，不幸短命死矣。当是时，天下又大乱，退而省其私，而后厌然，昔者有王命，而何以行之哉？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：军旅之事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！守望相助，请尝试之（哪吒按，此则非关书学，且录文刺谬，沉冗烦恶，孙某徒事堆垛，扞格不通，宜其为搗叔讥弹，然则必欲污人耳目耶？以下从略）

侍讲有兄琴西（哪吒按，琴西孙依言，人谓“晚清特立之儒”，朴学宗师孙诒让即其仲子。衣言昆季，贤与不肖，分殊如此），以翰林官安庆太守，名衣言，故文中以季孙目之。其关防凡刻大小数十颗，处处皆有。其办事多可笑，又尝出示称“本院”。包揽讼事，瑞邑绅士皆能之，为侍讲昆季官较大，势较神，故群恨如此（哪吒按，此处意晦，详绎之，则依言亦预其事耶？）。总之谬妄是此间习俗，不足责也。侍讲于处郡甫清后，言于观察志小轩（勋），求保举，观察为捏乘：当带兵赴处时，侍讲自募土勇三千，驻南溪策应，大张声势。其实此时侍讲住家中，方图移眷耳。志观察本文露轩子（哪吒按，志勋乃宗室敬敷子，爱新觉罗氏。此处不明其意，疑有误），先后自是一辙

，此次大功，足不入处州一步，李太守（希交）求救，坐视其亡，贼退五城，而克复之功，仅归其随员六人，余一无染指，亦侍讲流亚，宜其情投意合也。

### 书小册论画

画之道本于书，书不工而求工画，如小儿未离乳先哺以饭，虽不皆受病，而瘠与弱必不免矣。古书家能画则必工，画家不能书必有市气。

画家拙与野皆不同，拙乃笔墨尽境。小儿初学握笔，动则瑟缩，然瑟缩中书气能圆满，□拙也，久而瑟缩生野，及瑟缩者去，，则偏佻浮薄，天质一变，不能复拙矣。天地间凡尽境皆同始境，圣贤学问，极于中庸。五岳宗泰山，泰山之高百里，而尺寸得于奇险可怖处。物莫大于海，行海数万里，见一片水流，不如浅渚飞瀑，具异象也就。拙中具一切幻界，出即是始境，入即是尽境。出则从拙出也，入则入于拙也。野者非是，今悍夫奋臂格路人，众避之，一旁观者屹为不动，彼悍夫气索，野遇拙类之。故酒狂疯汉，异如苦禅老衲；毒龙猛虎，异伏狮驯象；披发跣足，不如黄冠草履。蹶千仞之冈巔，以一观千仞之渊。日谈高深，所见有限，及历尽五大洲，出没火地冰洋，老倦高卧，□两相叩，一语立拙。故野可顷刻立就，拙则需历尽一切境界，然后解悟。野是顿，拙是渐，才到野，去拙路远，能拙且不知何者为野矣。王云西颇解拙妙，而未能了然野之字义，故书以示之。

明如陈白阳拙，张平山野矣；国初如石涛诸人皆野一途（按释文作“一智”，误，今正）；八大山人以野见拙，笔力厚也；李复堂以拙孕野，气魄雄也；华秋岳颇到得“拙”字分际，而本领薄；金寿门拙是本体，宜取其古，不以拙观；（闵孝子颇在拙路间，而终其一贯。按：此节点掉，今补）；姚大梅尚是野，才大能不俗耳，余人可类观。南北两家（按，疑是作“诸家”），极致地位，无不归拙字，便是野，亦必得拙趣，然后成家，细绎自知之。右与王云西论拙、野二字。